

弘明集

弘明集卷第六

梁釋僧祐撰

釋駁論

并序

晉釋道恒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畧治道諷刺
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
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
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
釋之

有東京束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
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

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
君之所尊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
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
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
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
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
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
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
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篋若源清
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

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
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
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旣出家離俗高
尚其志違天屬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
節之禁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
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觸事蔑
然無一可採何其栖託高遠而業尚鄙近至於營求
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
易與衆人競利或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
以濟生業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詭道假權要射

時意或聚畜委積願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
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亦何足以標
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此皆無益於時政
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
且世有五橫而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
便鼓動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
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伺語福
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不能行逼強切
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
會同盡餽餽之甘寺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

崇無用之虛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見其驗真所謂擊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子畧舉一隅自可思反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

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秕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轍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歎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

牛癢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惓賜也貨殖予也難雕由
也凶懷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犁色而
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
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其剝節酷
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
入斑輪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
真可謂服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
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
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遏惡揚善
反是謂何又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

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又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亦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

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算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

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
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
或翹楚皦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
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
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
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
垢帝釋之重蔑若秕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
舉頓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
素畧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
釁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

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
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
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
垺壘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
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
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暘以般
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
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
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昔孛助化以道佐治國

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云
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
散誕莫名或博奕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
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
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
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
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
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
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頴專有傲
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

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卽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旣往矣何嗟之及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啟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

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

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
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
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
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
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
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
我陷彼相與俱禍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
之殃調達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云罄私家之年儲
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
合布德網以籠羣儁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

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
戎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糞嘉穀委於中田食儲
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壽當共擊壤
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多慮之深橫憂時之
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
子之謂也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
之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夷而
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能津梁頽溺
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故神暉一震則感動
大千睿澤灑灑則九州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